

陈鹤琴与儿童教育

俞晓群

陈鹤琴,1892年生于浙江上虞县。父亲陈松年继承祖业,开办杂货店维持生计。陈松年育有五子一女,陈鹤琴最小。在他6岁时,父亲不幸病逝,此后家境衰落。父亲留给他的记忆,一是家中四大箱木版旧小说,摆放得整整齐齐,每年要拿到阳光下晒过,放入樟脑粉,每本书都没有折角,放入樟脑粉,每本书都没有折角,二是陈家祖传教子严厉,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陈鹤琴见到兄长受到严厉训诫,因此有了逆反心理,使他一生热爱儿童,主张用慈爱的方法教育孩子。

陈鹤琴8岁开蒙,入私塾学习6年,读书有《百家姓》《三字经》《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幼学琼林》,认识三四千字。他15岁入杭州蕙兰中学,19岁中学毕业,1911年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师有卜觐济、孟宪承、钱基博、张振镛。他记得圣约翰大学的校训:一是“光与真理”,二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育宗旨是使学生走向社会后,“做人民的先生和领袖”。不久圣约翰大学因故停课,陈鹤琴转考入北京清华学堂,授课的教师大多是外国人,让他难忘的中国教师有周治春、张伯苓,同学有吴宓、金岳霖、廖世承、孟宪宗、郑晓沧、汪心渠。读书期间,有三本书最让他难忘:《天路历程》《汤姆叔叔的小屋》《富兰克林自传》。

1914年陈鹤琴毕业,考取赴美国留学资格,同行者有陶行知、金岳霖等人。同年10月到美国后,他就学于霍普金斯大学,读英、德、法文,还有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同时选读康奈尔大学与阿默斯特大学养蜂、

鸟学、普通心理学等学科。1917年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也是第一位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接着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宋子文、孙科、张奚若、胡适、蒋梦麟、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都曾经在这里读书。陈鹤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已经退休,他跟随克伯帕屈克、孟禄、桑戴克、罗格,攻读教育学、心理学,翌年获得硕士学位。接着他转入心理学系,跟随伍特沃思准备博士论文。此时陈鹤琴接到郭秉文的来信,邀请他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此他未能完成博士论文,成为终生的遗憾。

1918年9月,陈鹤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习。他开始发表文章,声名鹊起。如《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受到李大钊的赞扬。两年后学校改造成综合性大学,即东南大学,郭秉文任校长,延聘教授连载,受到李大钊的赞扬。两年后学校改造成综合性大学,即东南大学,郭秉文任校长,延聘教授连载,受到李大钊的赞扬。两年后学校改造成综合性大学,即东南大学,郭秉文任校长,延聘教授连载,受到李大钊的赞扬。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陈鹤琴完成许多重要的学术项目,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出版著译如《智力测验法》《语体文应用字汇》《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测试概要》《幼稚教育丛刊》《儿童科学丛书》《好朋友丛书》《少年儿童图画诗歌》《幼儿教育论文集》《幼稚园课本》《儿童活页手工教材》《世界儿童歌曲》《最新英文读本》《儿童国语读本》《儿童作文课本》《民众课本》《小学自然故事丛书》《中

国历史故事丛书》《我的工作簿》《小学各科心理学》《少年英文诗歌》《世界儿童节奏集》《国民学校设备丛书》《儿童故事》《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还有《我的半生》《写给青年》等。1982年陈鹤琴去世,享年90岁。10年后《陈鹤琴全集》六卷出版。

陈鹤琴信奉“一切为了儿童”的教育理念,一生中为儿童教育做出许多重要贡献。本文略记如下:

一是字汇研究。1920年,中国提倡平民教育,开展扫盲运动,陈鹤琴想到,中国的通用字汇有多少呢?其中文言文有多少字汇?语体文(白话文)有多少字汇?两种文字字汇的关系如何?多少字是小学生应该学的?多少字是民众应该学的?为此,陈鹤琴从儿童用书、报刊、小学生课外作品、古今小说、杂类等材料中,摘取单字分类研究,1922年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语体文应用字汇》。后来陶行知、朱经农以此为依据,编写了《平民千字课》。陶行知写道:“陈先生用了一年半的功夫,做了一本字汇;在一百万字当中,发现一百零一次以上的字,有1165个。我们就应用这科学方法研究所得的字来编辑。”陈鹤琴在编写各类儿童读物时,也以此为根据。1928年《语体文应用字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是测验运动。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中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个心理学系;陈鹤琴、廖世承合著《智力测验法》一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心理测验书。书中列出35种测验方法,其中23种采用国外的测试内容,12种根据中国学生的特点自创。他们陆续做了上千人的测试,引起教育界

轰动。后来,陈鹤琴的学生张宗麟在为《我的半生》作序时写道:“这是20年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合举行入学考试智力测试的一课,是全部考试中最新奇而又最紧张的一课。为着这样新奇的考试科目,每个投考者对于这位青年教授也就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位青年教授,就是当时南高和东大的教务长陈鹤琴先生。”

三是幼儿教育。1925年,陈鹤琴两部重要的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分上、下两册,被列入“大学丛书”,陈鹤琴由此获得“中国儿童心理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以及“中国幼教之父”的赞誉。值得提及的是,1920年陈鹤琴长子陈一鸣出生,陈鹤琴对一鸣的成长发育过程,做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并且用文字与照片,将得到的资料详细记录下来,积累了十多本笔记,陆续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如《儿童好奇心与研究》《我对儿童的惧怕心之研究》《研究儿童知识之方法》《儿童研究纲要》《儿童的暗示性》等。正是这些第一手资料,最终成为《儿童心理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家庭教育》一书的影响也很大,在近百年间不断再版,印数达到百万册以上。陶行知在为此书作序时写道:“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这本书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著者既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我愿读此书者亦务需用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肠去领会此书之意义。”

四是活教育。这是陈鹤琴一

生追求与践行的教育理念,他的思想基础,来源于陶行知对于旧时中国教育状况的批评:“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陈鹤琴受到启发,提出活的教育是:“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呢?陈鹤琴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实践,比如教育工作要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做人的态度、习惯、兴趣、方法、技能,而不是传授零星的知识;一切教学集中在做上,而不是在听上;以爱与德感化儿童,而不是以威与畏管教儿童;儿童靠自理,而不是靠教师的约束,等等。

再如,1940年,陈鹤琴在江西文江村大岭山上,创办了国立幼稚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活教育试验。那里是怎样一番景色呢?陈鹤琴引古诗吟道:“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雨声,此时闻虫声。”还有歌曲唱道:“幼师——光明!幼师——光明!就像那玉兔东升,红日西沉!”当时在江西主政的熊式辉,大为赞扬陈鹤琴的教育思想,他说:“中国教育界有四位圣人:乡村教育陶行知,平民教育晏阳初,职业教育黄炎培,儿童教育陈鹤琴。”

陈鹤琴毕生以儿童教育为使命,直到晚年,他已经写不动文章了。人们请他题词,他还会写下“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陈鹤琴去世时,原幼师学生挽联写道:“您是园丁,栽培万千幼苗,红花朵朵开遍祖国大地;您是慈母,哺育代代新人,硕果累累流传万古千秋!”

追寻月光花

祝新宇

世界上有一种极其罕见珍稀的仙人掌,开花时间如昙花一般,只有短短几个小时,颜色也是白色的,它只在夜间开放,加上它长在亚马孙雨林深处,能一睹其芳颜者很少。这种附生仙人掌学名维氏蛇鞭柱,但人们更愿意叫它“月光花”。

英国动植物学家玛格丽特·米追踪月光花的历史长达28年,她甚至把月光花作为她在亚马孙流域探险的最后一个目标。在此之前,她不止一次地发现了月光花,然而从未见过它盛开的容颜。1988年,玛格丽特率领她的探险团队再次造访内罗格河。在这条亚马孙北岸最大的支流上有惊无险地经历了狂风骤雨,船只驶入阿娜维利亚斯岔流。进入植被稠密的洪泛森林,则需要换乘灵活、狭小的独木舟。当小舟穿过长满密刺的

灌木丛,玛格丽特的不懈终于得到了回报:她惊喜地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这种罕见的仙人掌。玛格丽特仔细观察了它的花苞,决定第二天再来。翌日,她再次来到这里,为维氏蛇鞭柱和其他植物画速写,一直画到黄昏降临。

事后,玛格丽特如此叙写当时的情景:“周围是森林昏暗的轮廓,我如同中了魔法一样无法动弹。然后,第一片花瓣开始动了,接着是第二片,这朵花突然发出生命的火花。花开得好快啊。我们一直看着它,借着一只手电筒昏暗的灯光,以及从森林的黑暗边缘升起的一轮满月所照射的光芒。”

“开花的最初阶段,花朵中飘出一股奇异而又甜美的清香。一个小时后,它的大花朵完全盛开了,绽放得如此精致而又出乎意料。”

这也是大自然送给玛格丽特最好的生日礼物,在追寻月光花的探险中,她度过了79岁生日。仿佛知道了玛格丽特夙愿已达,就在地79岁这年,上帝制造了一场车祸,收回了这位半辈子都在寻找开花植物的科学家。她的骨灰埋在了月光花下,永远守护着亚马孙流域。

玛格丽特在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地区考察植物前后长达32年,发现了9种科学界此前从未知晓的植物,其中有一些植物以她的名字命名。她写下了80余万字的笔记,并留下了几百幅精准、美轮美奂的彩色植物画作。玛格丽特从小就显露了绘画天赋,后来虽然从事着艺术方面的工作,但和植物学没有关系。43岁那年,她去巴西探望妹妹,被南美的自然风光和热带植物深深吸引,从此她转变为植物学家和植物艺术家,她的后

透过唐诗读出唐人的文化趣味

吴 限

提示

唐人以诗歌雄傲百代,论著颇多。与一般唐诗研究多着眼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名家名作不同,陈尚君的《诗唱大唐》,将探讨的视角投注到皇帝、状元、僧人、儿童、域外来客、普通士子等唐代社会的诸多群体,讲述了一个个有关唐诗的动人故事,描摹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唐代人文画卷。



每个人都是唐诗的一页

唐代,当诗像我们现在的微信公众号、抖音一样鲜活地走进到皇帝面前,皇帝的品位会和我们一样吗?唐代的皇帝们真的拿起笔去写诗,和我们熟知的诗人们酣战文场,有没有一点获胜的

可能呢?还有那些学霸,那些状元们文采是不是高人一筹?唐代的孩子们读诗写诗吗?他们在诗中会表达一些什么?唐代的僧人、域外来客、落榜生、后妃,他们竟然也可以和诗产生关系……《诗唱大唐》一书,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有爱恨的唐朝,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大唐是一个诗的朝代,唐朝人得意时写诗,失意时写诗,分别时写诗,相聚时写诗,约会时亦写诗,甚至还把诗作为书信、请柬、通行证。举凡读书山林、漫游干谒、寄情山水、跃马边塞、科举行卷、宦海浮沉、贬谪流放、林下优游、宴集歌舞、饮酒品茗、婚庆节令都少了诗。在《诗唱大唐》一书中,陈尚君告诉我们,在唐代,诗歌不仅是文人的专属品,除去那些耳熟能详的闪亮名字,上帝帝王将相状元官吏,下至遣唐使禅僧孩童女子,不管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大唐人人能诗,诗可以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不因地位高低,不因境遇吉凶,不因性别、年龄有差,每个人都是唐诗的一页。今天我们读这些诗,不仅是在读诗,也是在读唐代的一个人人生。

《诗唱大唐》善于从人们不常见的文献中,发现历史的另一面,给读书以耳目一新的感受。比如历史上只留下6首诗的唐文宗李昂,吉光片羽之下也留下了“清冷”“高古”的评价,“良工运巧思,巧极似有神。临窗忽睹繁阴合,

再盼真假殊未分”,可恨热爱艺术的李昂生在帝王家,摆平不了藩镇与宦官,甚至连自己的太子也保护不了。

不能孤立地看唐诗

大唐是一个符号,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情结,有潇洒无忧、浪漫飘逸的盛世,有动荡不安、咄咄自取的晚唐末世。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时代,这个时代在面临灭国的危险时仍能跌跌撞撞恢复元气,唐诗中的典雅从容、包罗万象、浓烈绵长也裹挟在每一次历史动荡的褶皱中显露出光华。这一切在《诗唱大唐》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唐代文献考订研究,所有现存5万多首唐诗,每一首都都读过5到10遍。陈尚君坦言,在读的过程中,虽然非常之辛苦,但是长期的阅读以后,他忽然理解了那个时代,理解了那些人,听懂了他们内心的心声,他们的人生有春风得意,也有曲折坎坷,人的一生有高兴或者痛苦,一切都在诗歌里表达了出来。

在陈尚君看来,我们不能孤立地来读一首唐诗,而是在这首唐诗之中,了解到是谁作的,为什么作的,涉及到什么问题。想读懂唐朝,就要理解这个时代的特点,要在知道历史的更替、政治兴衰等因素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了解为诗的原因。

陈尚君说,我们读唐诗,不能

只看少数的作品,少数的作品都是片段的、孤立的,把所有东西通读以后,才能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立体观照”。唐代的 societal 立体的面向向我们展示,是生动而活泼的。陈尚君思考问题的立场及方法和以前有根本的不同,想读懂每一个皇帝、每一个官员、每一个诗人在想什么。陈尚君曾经感慨说,皇帝也只是普通人,凭什么要他负那么大的责任呢?他担负不起。《诗唱大唐》讲到了唐朝皇帝的诗歌,也讲了唐朝皇帝点赞的诗歌,对每个皇帝都有所评赞,他是怎样的性格,怎样的容貌,怎么做上皇帝的,在位时的举措及碰到的问题,他的那些诗写得不好,哪些诗不好,陈尚君说,只有读懂了这些,才能读懂那个时代。

考据中不失趣味

《诗唱大唐》一书并非严肃的学术作品,而是古代文学研究与古籍整理权威陈尚君先生多年研究的唐诗心得笔记,这也正是《诗唱大唐》的一大亮点,作者结合最新文献发现,或考辨真伪,或评赏诗文,或点评专著,无不言而有征。《诗唱大唐》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叙事所感兼顾了文史考据的严谨与叙述手法的生动活泼,不论是唐人别集还是官修史书,各种文献资料信手拈来,互相映发。读《诗唱大唐》,就像是跟着知识渊博、幽默风趣的文史导游穿越时空隧道到大唐走了一遭。

半生,始终围绕着亚马孙流域,她无数次穿越这片广袤、神秘、充满危险和诱惑的河流与土地。异乡的风景和物种在她笔下、心里、梦中不断地出现,直到变为和家乡一样熟悉。她的最长一次探险不间断地历经4个月之久。

人们从玛格丽特的笔记中,辑出《森林之花》,附以60余幅她的植物画作。就像布封《自然史》、达尔文《物种起源》既是严谨的自然科学著作,也是风格独特的优秀散文一样,玛格丽特的《森林之花》也是这样的一部著作。她的文字优美、准确,同时记录了当地的自然状态。玛格丽特对土著文化、环保主义都有深入的人文思考,表达了她对自然的热爱与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因此,这本书获得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谐统一而著称的古根海姆奖。

一般做学术研究的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引用文献、史料,来表明证据充分,真实可信;但往往又存在一个缺点,就是烦琐的引证,让普通读者感到诘屈聱牙,晦涩难懂。《诗唱大唐》一书的作者也是一名学者,但他的这些学术随笔却照顾到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尽量做到史料性与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明朗简洁,雅俗共赏,一般的读者也能够顺畅地读下去,从而在大唐的诗文画卷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领悟历史的多彩与绚丽。

《诗唱大唐》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在不乏学术考据的基础上写出诗国之趣,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如在论证杜甫晚年离开成都草堂的原因时候,先以王学泰先生的疑惑为引,然后细致分析杜甫所作之《客堂》,再联系其历史背景和诗人的处境,分析诗人在高亢的家国情怀与艰窘的生活困境之间的徘徊犹豫,最终回应了最开始提出的那个疑问。

总之,《诗唱大唐》一书让冰冷尘封的历史文献变得鲜活灵动,将古代先贤从历史风烟的遥远之处,拉近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展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让更多人人与之神交心会。正如书后推荐语所言,“唐朝已成为过往,但历史的烟岚仍萦绕在唐诗的不绝余音中”。诗唱大唐,恢宏时代不失烟火气。陈尚君,唱得很精彩。

聊书

107岁的“子弹”

丁春凌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有意义的人生能持续多久?马识途以身作则地告诉你,只要耐心坚忍地擦拭、打磨,107岁的“子弹”可以继续飞。

马识途1915年生,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1年,当过文书、工人、教师、记者、货郎。电影《让子弹飞》,就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

对了,写《夜谭十记》时,马识途95岁。马识途年轻时喜欢研究文字,在西南联大时,原本想学甲骨文,师从过罗常培、唐兰、闻一多、王力、陈梦家多位先生,罗常培曾4次想调他到身边搞研究,调令都发过去了,到底因工作需要,马识途放弃了甲骨文。哎,白瞎这一票“教授天团”了。

兜兜转转70年。2017年,也就是103岁时,马识途开始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在西南联大师从唐兰等先生学习甲骨文的过往,就有了今天这本《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有关甲骨文的书,大多“高冷”,写不好就很枯燥,没人买账。马老先生解释的甲骨文,带着一股子四川人的幽默,看上去不乏味。

在这本书里,马识途除了展现他曾认读过的一部分古汉字的字形之美和文字上承载的文化传统外,就是对“教授天团”的教学回忆,也是书中我最爱看的部分。

这老头儿就是行走的历史啊。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书名,有点让人胆寒,但这是一本科普书。按理说,科普书是不折不扣的轻阅读,爱恨情仇江山板荡通通靠边儿。可是,这个专门对付肿瘤的医生作者王兴一再提醒大家:别拿身体的预警信号不当事,健康大过天。一定要定期体检和自我筛查。体检肯花钱,得病就少花钱。他是这么说的:“我建议45岁以上的朋友要进行相对全面的体检,因为45岁已经到了易患病的年龄,至少一些结节开始有了迹象。”

能听进去不?在王大夫的笔下,怎样正确就医?和医生交流要注意什么分寸?拿到恶性病理诊断,到底要不要告诉病人?治疗时,有什么捷径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家属掌握什么样的护理技巧能帮病人减轻疼痛,早点出院?如果大限来临,得做些什么准备?这些问题,基本都有答案。举个糖炒栗子:得肿瘤了,先不说医院,有没有啥窍门挑到一个好医生?

王大夫说了个细节,做外科大夫,看CT、X光片子的水平一定要比放射科大夫强才对。如果看病问诊时,那个医生上来就问你:片子报告呢?而不是先要片子看,那这个医生应该没两把刷子。

还有,得了肿瘤后,治疗得听“女婿”的,这一章把我看乐了。具体细节,你还是找来看书吧。

《坐拥书城》

这本书里有许多书房的实景图。书是10年前买的,一直没仔细看。上个周末给书架擦灰时,抽了出来,记起,那段时间家里想布置书房,才下的单。瞅一眼书后价格,95元,血贵。典型的看图装修,冲动消费。

放下书,跟人讨论了一个多小时,累死了,差点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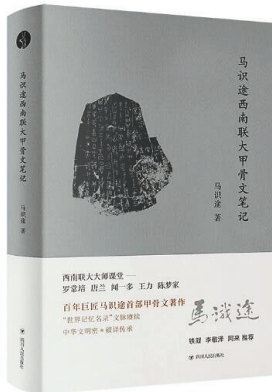
坐拥书城,这词儿,不小。在我眼里,除了正经图书馆、书店和博尔赫斯那个回环往复迷宫一样的书房,没有人能坐拥书城。

当然了,如果你说自己精神上拥有一座书城,那杠不过你。我说的书城,特指形而下。《坐拥书城》里写了40位书痴的各种有意思,捎带脚窥探了40个人的书房,其中,也介绍了一些世界有名的个人书房。我最喜欢的是英国拜明顿宅邸内的一间乡村书房,调性和英剧《唐顿庄园》伯爵爸爸格兰瑟姆的办公室,大差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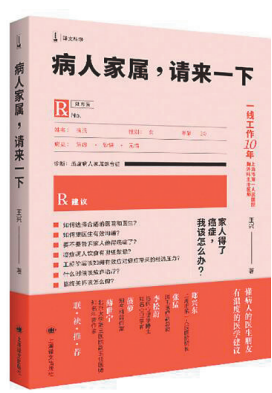
说回来,这本书,就算不看文字,光是一页一页地盯看书里各种书房的图,就很养眼。

房子太小,心里的想法,都是浮云。但在书的世界里,寻找物质世界里没有的精神安慰,倒也省钱。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坐拥书城》

